

「理」字當頭 辯才無礙

訪工研院崔秉鉞學長

■ 李淑芬

崔秉鉞學長個人小檔案



崔秉鉞學長伉儷。

崔秉鉞小檔案：

出生日期：民國52年8月29日

祖籍：河北省東光縣

學歷：交大電工系（70-74年）

交大電子研究所碩士（74-76年）

交大電子研究所博士（76-81年）

經歷：工研院電子所次微米組製程整合工程師（81年10月-83年2月）

工研院電子所微電子計畫元件技術課長（83年1月-85年6月）

工研院電子所深次微米計畫元件技術分項主持人蝕刻技術課長（85年7月至今）

榮譽：Phi-Tau Phi會員

第一屆亞太青年領袖會議代表

名列 "Who is Who in the World"

論文三十篇，專利五件

「當年在交大可說沒人管得住我。有一次開會，我曾被當時的交大校長阮大年先生取消發言權；訓導處把我當作頭痛人物，後來他們知道我終於畢業了大概都鬆了一口氣吧。在交大唯一管得住我的大概就只有我的指導教授—陳茂傑教授。」崔秉鉞學長，雖然昔日是許多師長、教官眼中的「頭痛人物」，如今卻搖身一變成為交大工業工程管理研究所的兼任副教授，為人師表了。

戴著一副眼鏡，長相斯文的崔學長，實在讓人很難跟當

竹湖風雲錄

年的「頭痛人物」劃上等號。談起過去的種種，崔學長表示，民國七十四年他自交大電子工程學系畢業後，繼續就讀交大電子所，接著念博士班，所以在交大整整待了十一個年頭。「因為在交大待了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所以對學校裡大大小小的事情，可說鉅細靡遺完全掌握。或許是因為這種緣故，所以對於學校政策不連貫之處相當瞭解，例如交大本來以安全為由規定學生一定要住學校宿舍，後來因為學校宿舍不夠，政策又大轉彎變成抽籤抽得到才能住校。又例如學校本來以機車太吵為由，規定宿舍旁只准停腳踏車，不准停機車；過了一段時期，又以宿舍旁停放腳踏車不雅觀、不好看為由，規定只能停機車。當時整個教職員系統可說相當保守，學校的決策過程，學生一直沒有辦法參與或得到相關的訊息，不像現在有學生會之類的組織。」這些學校的不公平、不合理規定，看在長期參加辯論社及身兼辯論社指導老師的崔秉鈺學長眼裡，覺得有改進的必要。

仔細回顧學長當年的事跡，不難發現學長被視為「頭痛人物」的原因，在今天的新新人類看來，可能只是表達事實或心中的不平，而「理」字導向的學長不過是希望凡事能合理、公平。當年學長致力追求一讓學生瞭解學校事務，在今天的「校園民主」中有了相當程度的落實。

談到指導教授—陳茂傑教授，學長說道，「一開始上他的課會覺得並不是

很生動，但是由於教授每次上課準備充實、教學態度很認真，所以會覺得很紮實，可以學到東西。」崔學長還認為陳教授是標準做事不做官的人，因此他從陳茂傑教授身上學到很多做人處事的道理。學長接著補充說，「陳教授還有一個特點就是記性非常好，所以平常雖然不會主動跟學生打成一片，或跟學生像哥兒們一樣勾肩搭背的，但是幾乎所有他教過的學生他都記得。」

「這就是我老婆，她是個很可愛的人。」話題從校園生活回顧轉到家庭生活，當學長一手指著學嫂的照片時，眼神馬上為之一亮，精神百倍；去年才結婚的崔學長，顯然還陶醉在新婚的幸福甜蜜中。崔學長說，「我和我老婆其實是透過交大電腦擇友認識。」據學長表示，這項電腦擇友活動是由交大活動中心舉辦、校方協辦。電腦根據每一位男女生的電腦畫卡資料進行配對，由於當時很多人參加，所以電腦跑起電腦資料卡的盛況比繳交大學聯考的志願卡還浩大。不過，後來許多民間營利單位鑑於此項活動有利可圖，紛紛舉辦電腦擇友，甚至還有一個民間單位公然冒用交大的名義舉辦電腦擇友活動欺騙大眾。因此交大校方在種種因素的考量下，決定停辦該項活動，學長與學嫂參加的電腦擇友活動也就從此走進歷史，成為末代的電腦擇友活動。不過，透過末代的電腦擇友活動牽線，學長與學嫂間的關係，也從一條若有似無的線，發展成一條緊緊相

崔秉鈺

竹湖風雲錄

連的線。

「民國七十三年我大四，她就讀淡江統計系三年級，我跟她透過電腦擇友認識後，一直互相通信，保持了三年多的純筆友關係，這期間不曾見過面。」問學長彼此間通信都寫些什麼，學長笑著說，因為他並不擅長寫抒情文，信的內容多半是一些對時事的評論。記得有一次將寫給學嫂的信去掉頭與尾後，參加中廣公司主辦的「中國往何處去」徵文比賽，還得到該項比賽的首獎。由此可見，崔學長寫的信論說程度之高，可不是蓋的。學長與學嫂間的筆友關係就在這樣書信往返間持續了多年，直到有一天學嫂無意間送了兩張古典音樂會的票給學長，希望他能夠與他的女友一同去參加，學長才告訴學嫂自己並無女友而邀學嫂前往，兩人因此有了首次碰面的機會。雖然彼此都留下很好的印象，然而在雙方都認為對方應該已有男朋友或女朋友的考量下，只把這樣的感覺藏在心底。

直到那年暑假，學嫂要到美國紐約念書，學長才鼓起勇氣向學嫂表白。不過隨後學嫂就到紐約念書，一待就是七年，在這期間兩人見面的機會並不多，幾乎都靠著書信與電話連絡。就在兩人間毫無承諾、彼此間充滿許多不確定的情況下，兩人卻很有默契地相互等待，這段若有似無的情緣，終於在學嫂回國後，開始有更進一步的交往，去年九月兩人步上紅毯的另一端，給予彼此終生的承諾。

目前在工研院電子所服國防役，負責「深次微米技術發展五年計畫」中元件技術及蝕刻技術部份的崔秉鉞學長，同時也在交大工業工程管理研究所開課，教授「半導體製造與管理概論」的課程。話鋒一轉到教學工作上，崔學長立刻態度嚴肅地表示，他覺得過去的研究生較用功。分析其中原因，學長認為主要是因為受到社會整體風氣的影響，其次是過去念研究所的風氣不盛，許多

會念研究所的學生大多是因為愛念書或對作研究有興趣；不像現今的研究生，念研究所成為一種風氣，許多人順其自然地念了研究所，甚至念到博士班，卻不曾對自己的未來有過深度的思考。許多學生只願使用最好的設備，次等設備雖較費周章，一樣可以作出研究的成果，而學生一旦排不到使用最好的設備，就以此為藉口向教授搪塞研究無法完成或作業無法交。不過崔學長也強調，人多了，平均水準當然降低一點，其實優秀學弟還是很多。

至於為何會選擇服六年國防役，學長說，「主要是因為當時工研院電子所有個次微米計畫在進行，基於我很喜歡做研究及參與此計畫可學到很多經驗的考量下，我毅然決然選擇服國防役。」目前次微米計畫已經圓滿結束，並且成功地將研究技術、成果轉移給民間企業，成立了世界先進公司。所以崔學長及該單位的工作同仁又繼續推動更深入的「深次微米計畫」，不過由於先

崔秉鉞

竹湖風雲錄

前的次微米計畫的人力及設備都已經完全轉移給世界先進公司，所以此項計畫必須從頭開始進行，不管在經費、人力及設備各方面都必須從無到有。以「次微米計畫」結束後，仍留在電子所的二十名研發人員為種子，重新規劃方向，申請經費，培訓新血，增添設備。這期間尚需面對政府政策的不確定性、半導體業的疑慮及國科會所屬「毫微米實驗室」偏離定位所造成的研發資源混亂等等問題。所幸經過兩年的努力，目前各方面已有共識。電子所可望藉著「深次微米計畫」的執行，繼續協助業界提升產業競爭力。

談到未來的生涯規劃時，崔學長則有條不紊地自我分析道，他兩年以內會繼續待在工研院，執行「深次微米計畫」，兩年後則可能會有幾項選擇：一種是回到交大或到其它學術機構服務，擔任他最喜歡的研究工作與教職；其二是留在工研院繼續推動「深次微米計畫」，並進一步落實與實踐；若有機會也可能到國外的相關研究單位，學習新的研究經驗，也趁此體驗一下不同國度的文化；最後的選擇則是到業界服務，不過可能性最低，主要是因為自己很喜歡作研究時那種不斷學習、不斷解決問題的成就感，比較不喜歡在業界那種現實與利益當先的氣氛。

以「理」字導向的崔秉鉞學長，不僅會寫「論說文」，說起未來的生涯規劃時，就好比在寫一篇「論說文」般，根據自己的情況、客觀的情勢及所有的資料，層層分析、條理分明。所以做任

何階段的人生選擇，儘管無事先規劃，卻都是仔細評估後的結果，也難怪當被問到對自己的選擇是否曾經後悔過時，學長自信滿滿地說，「我還不曾後悔過。」因為崔秉鉞學長習慣以「論說文」的形式來分析與選擇自己的人生。